

附音增廣古註蒙求 卷中

又伊8
1707



又 8
1707

特

勝公漢高祖功臣十八人之一也勝公使士卒掘馬所蹄地入三尺所得不擲勝公以此地照之有銀馬乃以水洗之字其之字首在果在

附音增廣古註蒙求卷之中 安平 朱漸 撰註

勝公佳城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勝公常駕至東都門馬悲鳴地不前公使人掘之

三人果得石柳有銘視之皆古昔神牛骨也 以今文

寫之曰佳城贊三千年見白日月叩跪勝公后此室 此室

也神怪志將軍王果昔為益及太守張經三峽船中 船中

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其棺柳問曰 棺柳

骨存果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行及長江陸故 陸故

值不遇王果視銘愴然云教百年前勿我姓名 勿我姓名

如何捨去因留為覺 因留為覺

買專耻 買專耻

臣謂事曰余年四十當富貴今已三十九矣事不所 事不所

收 勝公漢高祖功臣十八人之一也勝公使士卒掘馬所蹄地入三尺所得不擲勝公以此地照之有銀馬乃以水洗之字其之字首在果在

能知以向致理通之是神斗也

佳城之佳佳城者墳也勝公

香松栢佳佳盛也之又不

日月發中輝也



異庄云以錢布地買之
為走馬場是曰學
王鏡基是云有別類石長
史地征所得也

王濟補陸文河俊俊俊
過人和嶺東持奇志高山
起家拜中台印進傳中坐
美官乃移才以印山下

王濟補陸文河俊俊俊
過人和嶺東持奇志高山
起家拜中台印進傳中坐
美官乃移才以印山下

人然而兼意顏色有粉故人曰矣輟者車之美膏
為也然之不令於有餘流言也智不令矣輟耳昔
春胡母輔之字表園少擅高名與王澄為友好王澄
常至人春日表園吐佳句如鉅木屑霏不絕也
大真玉臺武子金
劉子家直孔雜有一女甚有次
劉子家直孔雜有一女甚有次

買地作塚布錢過地
時人呼金錢塚也
巫馬帶星史賤彈琴
星而春秋王馬期為單又令弟
親之單又化厚史子賤為單又令弟
他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遊之任人子之任力任
人故逸也

林康留錢陳重送金
後漢郡子康字仲大源人也
常遠行於路飲馬輒投錢井中
不知後著屋流金主己
死乃封將金送棺也

逢萌掛冠胡服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
冠避世於遼東而不仕也
胡服投簪

王喬雙鳥華化五禽
宋時為華縣令有神仙人也
其未教而不見車騎密令大
史何望之其臨至有雙鳥自南飛來於是候鳥至
拳羅張之但得一雙鳥自漢華化字元他沛國人也
晚養性術年向百歲猶有壯容人以為仙精

術作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
鳥亦以除病氣和氣足道引血道又休有不快

補後漢書以金三十斤謝不受金主何意不在其金於美塵上
補後漢書以金三十斤謝不受金主何意不在其金於美塵上
補後漢書以金三十斤謝不受金主何意不在其金於美塵上
補後漢書以金三十斤謝不受金主何意不在其金於美塵上

漢明帝時
葉縣令
連徵不起

補注云古文有八作曰起一作禽之戲之怡然而汗出身補注云化困未獲昔獲疾而一針而乃愈
符四曰夷居五日莫手
程邈隸令史籀大篆秦時程邈字元岑水皇用為獄史漢改篆為隸今指是也於是始皇善之免其罪
獄中改篆為隸今指是也於是始皇善之免其罪
季史託周宜王貶史籀為史官改古文以為大篆此
蓄十五案邈隸令史籀少史其罪人謂曰君計可更免賦越使食去不食何
編也蓋去不食之衣結一日如十五月明達經史子前之昆封之昆封為侍中

王美魚盜丙吉牛喘

世說王美字平期為東海太守
史云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
為吏所拘美問其故美曰從師受命不覺日暮美曰
元令鞭撻美遂以此前漢丙吉字少卿魯人曾為獄史積
功至廷尉後為弟相常出逢清道郡人謂死傷橫道
去過而不問又逢人逐牛喘吐舌去止駐使騎吏
問牛行遠近或令讎去曰氏相殺長安令京兆尹
所職歲竟美相課其最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
事且其始至於境問曰大禁汝後敢入臣前即問之丙吉其大亦且平
大不且平詳設陷併者不也

賈琮察惟躬質露

案美惡何有及主惟蒙以行自掩塞和乃命御者察之
百姓聞其風竦震也後漢躬質字喬卿友荆及刺史
三公之服輔蔽竟流質令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其
有德也

馮援當熊班十辟輦

列女傳馮援字休儀九將軍奉
送攀檻故上殿群臣皆走
人情驚懼何故前當對曰猛獸得人而止恐能至御
座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後敬重焉前漢成帝班婕妤
賢才通辨帝嘗欲同輦班曰幸觀右高奩賢聖心表

昭後中官之善曰昭後位
便至相提作位視上師
許至在懷作是皆皆
帝之夫人也

呂氏春秋曰齊宣王少時若料以友人語曰君之子三年

完冠之辭賦十二言丁
丙之十三言者日月星辰
卷之衣生至學厚大君未
辭蔽輔金斧之青白
蔽金兩已相慶之青里
天子十二言上云九言下侯
七言一邱大夫五言

錢一百十萬也
個箇在子之通之文絕句

廣文世形分
皮囊者化後眼曰白茫茫
眼曰爪說竟後隱道曰中獄
周明曰木木望真高祖賦
書何來未明曰何上云
帝既東有朝時曰周
去職主曰後明曰衣衣
九三五八下四下上上曰
聖賢事收天子之子校
大子

仲連蹈海范蠡泛湖
海而死不為秦國也史記范蠡王句踐用其計
既雪會稽之恥遂乘舟浮於五湖妻姓衣道科有
鳴夷氏科人以為相蠡乃故相平兩行而去止于陶
致貨累鉅萬天下稱陶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貨物刑
交易乃治產業十九年中三散千金
一散于故子貪文友及疎遠昆才也
一散于故子貪文友及疎遠昆才也
一散于故子貪文友及疎遠昆才也

云天賜孝子躬臣官不為奪人不得取漢董木少
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十車推父里田頭
討下而覺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百自賣身為奴
遂得錢葬父歸於道忽遇一婦人舉哀端美未為未
事承子俱詣主人令人承事織絹三百匹故汝妻乃
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妻相隨至日相遇
必輒詳未曰我天之織女緣君之至孝
天帝令助君償債忘訖凌室而去也
史記魯仲連科人也好奇偉個
僅之吞放高節常云寧蹈東
仲連蹈海范蠡泛湖
海而死不為秦國也史記范蠡王句踐用其計
既雪會稽之恥遂乘舟浮於五湖妻姓衣道科有
鳴夷氏科人以為相蠡乃故相平兩行而去止于陶
致貨累鉅萬天下稱陶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貨物刑
交易乃治產業十九年中三散千金
一散于故子貪文友及疎遠昆才也
一散于故子貪文友及疎遠昆才也
一散于故子貪文友及疎遠昆才也

伯道無兒
伯道無兒猶紙不孤
其弟之子而逃為賊所追度不
能兩全遂係其子於樹上子弟俱行依守子後
事不復存過江納辛甚罰之許其所由乃修外甥
之感恨遂不復畜辛辛元嗣也人義而哀之曰天
道無兒使伯道無兒見吾幣紙字
謂紙曰伯道無兒後中清夢為秋岳義思近
知昂又無若野雀
三在雜群中曰君後
未見其父耳

伯道無兒
伯道無兒猶紙不孤
其弟之子而逃為賊所追度不
能兩全遂係其子於樹上子弟俱行依守子後
事不復存過江納辛甚罰之許其所由乃修外甥
之感恨遂不復畜辛辛元嗣也人義而哀之曰天
道無兒使伯道無兒見吾幣紙字
謂紙曰伯道無兒後中清夢為秋岳義思近
知昂又無若野雀
三在雜群中曰君後
未見其父耳

綠珠墜樓文君當垆
吹笛奏弄使人求之業肥在金
出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

伯道無兒猶紙不孤
其弟之子而逃為賊所追度不
能兩全遂係其子於樹上子弟俱行依守子後
事不復存過江納辛甚罰之許其所由乃修外甥
之感恨遂不復畜辛辛元嗣也人義而哀之曰天
道無兒使伯道無兒見吾幣紙字
謂紙曰伯道無兒後中清夢為秋岳義思近
知昂又無若野雀
三在雜群中曰君後
未見其父耳

綠珠墜樓文君當垆
吹笛奏弄使人求之業肥在金
出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

綠珠墜樓文君當垆
吹笛奏弄使人求之業肥在金
出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

司馬相如以琴心撰述其風
其風也
其風也
其風也

上下重陰而二陽於陰離之中也
春於東水之春也
夏於南火之夏也
秋於西金之秋也
冬於北水之冬也
此四時之氣也
此四時之氣也
此四時之氣也

曰受命取銀珠業博然曰銀珠長所愛不可得也
怒乃勸趙王倫謀業遂矯詔收之業正稟捧上介士
到門業謂銀珠曰我今為余得果銀珠泣曰當致死
於君前自投榜下而死業詣東市歎曰叔輩利長
家賊收者曰知我賊致表何不早散業不巳答也前
漢車夫表蜀郡臨邛富人車王孫之也新寡好音業
司馬相如至其家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子馳
成成都家徒四壁文君不吝乃飯臨邛金賣車馬置
酒舍令文君當垆相如着犢鼻褌與子俱推作滌器
於市中王孫耻之謂公更謂王孫曰長卿至貧才足
何辱之如此王孫乃與文君偕偕百人錢百萬成
相如着子居賦因揚得意達於武帝帝以拜為
郎累轉文官賦武帝善之曰朕欲不得子以人門時賦得
國令也賦上驚且也之
伊尹負鼎竊成相角
史記伊尹負鼎負鼎以滋味于湯
致於王道也王孫曰長卿至貧才足
相如着子居賦因揚得意達於武帝帝以拜為
郎累轉文官賦武帝善之曰朕欲不得子以人門時賦得
國令也賦上驚且也之

謝 陽

上下重陰而二陽於陰離之中也
春於東水之春也
夏於南火之夏也
秋於西金之秋也
冬於北水之冬也
此四時之氣也
此四時之氣也
此四時之氣也

趙壹坎壈顏驥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人也特
才依傲為鄉黨所擯屢抵罪幾
死得免作窮鳥長攝司徒
表道金相者相曰
任不道郡吏竟如其言漢武故事上至即器會見一
先郎長顏有皓白問何時為郎對曰臣性顏在驥文帝
時為郎帝問何久不過蹇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業嘉
好美臣白跪階下好少臣已先是以
三朝不過帝感之擢為會稽太守也
龍遊勸農朱翁興學
前漢朱翁字少卿山陽人也為
勸農太守勸民務農業使人責
買牛賣刀置犢也前漢文翁為
蜀郡太守見蜀地
有垂夷風欲誘進之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振下縣
子才為學官務子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
郡魯學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也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
景御洋五鹿岳
列女傳景平仲為相將出御
岳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

上下重陰而二陽於陰離之中也
春於東水之春也
夏於南火之夏也
秋於西金之秋也
冬於北水之冬也
此四時之氣也
此四時之氣也
此四時之氣也

寫

投策以時文之寫之也
載筆以別者
蓋諸國或未有其書
其書之書更方之換
律書之書更方之換
律書之書更方之換

母在
亦悔
或後漢
三子
羊遂
成慈母
也

學

紀勝子
方命
八使
爪依
都直
雜說
或人
依天子
不知

王敦
敦曰
十人
士
吳勝
及
緝
帝
莫
靈運
道曲
漢鄭
秦字
林宗
章行
陳蔡
間遇
西中
一角
整時
人乃

辰

致折中一角以爲林宗中
其爲人見慕如是也

巫原澤畔漁父江濱

史記原澤畔漁父其能自謀之
王遂故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沃畔形若枯槁悠悠
自來怪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耶何故至此原曰
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所以見放漁父
曰世人不少數滯於物故已乎世推後舉世混濁何不
隨其流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啜其醢原曰
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誰能以身察之受物之反
多乎原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子已乎皓皓之身
蒙世依之塵埃乎漁父悠然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
去不復與言原乃懷石投湘羅江而死也

魏勃掃門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
某家貧元以自通乃常掃門起

掃門相舍人門舍人性問之勃曰願見相君死因故
爲掃於是爲勃通曹某目以勃爲舍人也昔潘岳
字安仁性趨世利子不業等論交甫
費謚每見其出望塵而拜之也

東序推津翼奉觀性

前漢東序字君明好鐘律初高
色本性喜推律自是爲東序前

甘寧奢豪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吳人性奢慕
錦維舟去則屏之孫權曰

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
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
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令政慈民弊覆己是懼臣何敢
言盛

干木富義於陵辭聘

史記干木隱居不仕魏文侯
累召不就文侯每出過其房未

三閭大夫昭子原子原
史記原澤畔漁父其能自謀之
王遂故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沃畔形若枯槁悠悠
自來怪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耶何故至此原曰
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所以見放漁父
曰世人不少數滯於物故已乎世推後舉世混濁何不
隨其流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啜其醢原曰
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誰能以身察之受物之反
多乎原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子已乎皓皓之身
蒙世依之塵埃乎漁父悠然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
去不復與言原乃懷石投湘羅江而死也

東序推津翼奉觀性
前漢東序字君明好鐘律初高
色本性喜推律自是爲東序前

甘寧奢豪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吳人性奢慕
錦維舟去則屏之孫權曰

干木富義於陵辭聘
史記干木隱居不仕魏文侯
累召不就文侯每出過其房未

六諸人觀白者子訓
對史共讀百首皆還里

子訓 魯人觀白者子訓
故生之有者史名曰子訓
天下十八年又云其堂百未
其百之有者
其百之有者

惟其史官被禁錄定館元
可致官有市里不改於日東
惟其史官被禁錄定館元
可致官有市里不改於日東
惟其史官被禁錄定館元
可致官有市里不改於日東

嬰兒誤墮地死兒家即埋之
子訓自外來抱見還
來怒是鬼子訓掘視所埋
但泥而耳京師貴人莫不
慮心欲見爭請子訓
比居大守諸生為請子訓
以行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
行千餘里往二十三日請
貴人喜自謂先誦之明日
相問各言
子訓衣服顏色如一遠近
驚異耳也
劉玄割席普惠聞墓
後漢劉玄字聖公
稱帝於南陽
劉玄割席普惠聞墓
後漢劉玄字聖公
稱帝於南陽
劉玄割席普惠聞墓
後漢劉玄字聖公
稱帝於南陽

多達法度現方日一
王且各官可者適官自有
人過我官亦承元所有酌
楚相適同我何如信三氣
明序其主至領諸令多印
世每世共行

靜悍師古性沈靜而
悍也吳云悍猛也
軒健也劉劫之復健
取之劉劫之削

李靖曰說之端矣而
住云風履履建為國用
人教曰夢稜曰稜
食稜曰稜曰稜
稜兩岐祥來謂一

根衣延上座也
類如論天下得失也
馬安四至應秘三人
前漢汲黯師子司馬安
好為文常作百章詩
秘為侍郎又為常侍
又為侍中故稱三人也

郭解傲文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
為人短小靜
眾以之軀借交報仇
藏命作奸剽攻劫
不休乃鑄鉞揮
塚不可勝數適有天
幸震急常得脫也
前漢魯人朱

家子高祖同時尚儒
教以俠術所為
不代其能專脫人急
甚於已私既衛脫
手布
及貴終身不見自
東莫不延頭願交也

虞廷剋期盛去垂泣
後漢虞廷字子太
為漁陽人
剋期而至也
會稽典銀盛去
君達為廷尉性多仁
恩每至冬月深
因高斯夜中首
狀其妻執燭者持
丹

自晉書述其武履道人
人稱曰也
歸徒見道人入晉同所
從未見其便遊還來
為故所殺難方食村
中向謂自之先世隨有
亂事于子不復出外
人傳向今是何世也
教日歸去即出必誌
之及郡詣太守說之
守即使人隨往守向可
誌遂不得誌

夏殷周秦前漢後漢
蜀吳西晉東晉而宋齊
梁陳隋唐宋元

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自潛桃花源記晉大康中武陵
人捕魚從溪性忽逢桃林夾岸
元後雜菓芳花鮮美落英續紛復前行窮其林水
源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豁然開朗屋舍田地阡
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言避秦亂至
此向漁人令是何世乃不知有漢魏聞皆歎惋漁人
既出遂迷其所也續齊諧記漢永平中剡縣有劉晨
阮肇入天台山採茶迷失道路糧食盡望山頭有桃野
食覺少健又望見蔓菁菜從山腹出次有一杯流出
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度一
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使喚劉阮姓名曰郎未
何阮因邀過家廳館花飾床帳惟慢七室櫻珠左右
侍直青衣皆端正適更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
又設甘酒有教仙表將三五桃來慶女婚表出樂
歌調作余日向莫仙表還去劉阮就所盤坐宿行
夫婦之禮駐而十五日求還女曰令來此子仙女交
接是宿福所報遂住半季天氣常如二三月鳥鳴悲
慘求歸甚切女曰眾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與諸仙

排之
歸表西來明事也乃吏部
尚書又平推家賦子
并禮惟取合教于夫
而之知也主曰非如就何
天丈夫情表亦奇可謂
眼晴多向所謂白紅費
日之來者必此人也

天下四君
趙平李長壽李長壽
楚春申 魏信陵

魏昭者秋心受出南海
延州

人作歌吹以送劉阮從洞中出至大路還家鄉並
元相識鄰里怪異乃驗焉七代子孫曰傳聞上世祖
入山不出不知何在元親屬可極宿欲還女家
尋山路不獲至大康八年失共二人所在也

王常陸車禍瀧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表由送相
射王常牛驚蹶下車謝起宗
等笑曰瀧水三公陸車僕射也

季倫錦障春申珠夜
晉在棠字季倫性豪華時有王
步障五十里也帝賜懼珊
以鍊如意碎之懼怒棠乃余九在惠取其家珊瑚
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懼比者甚衆懼悅然自失也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趙平原
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瑤瑤器刀劍珠玉
飾之春申君賞裝三千餘人皆蹶珠夜見趙使
大慙之也

珊瑚樹月之園隔時中生玉

日國教人得錢百文則閉肆下簾
戴烏帽尋墳典不求榮祿也矣

叔寶王潤產輔水清
晉衛珣字叔寶風神秀發鬚丰
漸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妻

父朱康有重名數者以為婦翁如冰清女婿如玉潤
也需朱康字表輔神姿朗徹衛瑾見而奇之曰此人
若冰鏡見之望然若
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衛皇后子平陽公主家
張衡西京賦衛皇后子平陽公
主家獨悅

事衛皇后子平陽公主家
漢武故事衛子夫得幸
帝遂後帝入宮遂立為后漢武故事
衛子夫得幸
願解帝見髮髮美而悅也前漢飛燕成帝趙皇后也
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為河陽去
主家子歌舞帝微行主家見而悅之入宮立為后
甘弟為朕義貴傾後宮西京雜記飛燕為皇后甘弟
在昭陽殿后輕腰弱善行步進退
服後不能及二人至色如紅玉也矣

玄石沈酒劉伶解醒
博物志劉玄石從中山醉酒
不知以為死矣以棺斂葬之酒家計十日滿憶玄石
醒笑往視之其家曰玄石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
解始醒信曰玄石飲酒一醉十日吾劉伶字伯倫常
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常渴
求酒其妻曰君飲酒太過非復生之道伶曰善當視
鬼神誓斬之汝可具酒肉奉送之伶跪曰天生劉
伶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
言慎不可飲酒啣肉陶然而醉也矣

趙勝謝雙蓮莊絕學
史記平原君趙勝有樽臨民家
有雙者雙蓮行汲水美人居樽
上見而大笑雙蓮者蓮門請所笑者頭勝笑應曰諾然
不殺賓客自此稍引去勝怪之若曰以君不殺雙
蓮者以為愛也賤士故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雙
者門謙焉若乃復至詭苑莊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
酣燈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後絕其冠纏度王趣
更視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礼奈何頭婦人

雙蓮行
雙蓮行
雙蓮行
雙蓮行

前漢武事過主家獨悅
遂從上外車入宮主抗其
背曰若就貴无相忘后生
三男一女凡人語生男元
女喜生女元也性不見
情才未平

後齊醉五倍人相持其人獲
伏青蒲而往伶曰願即不
足以事當奉其人笑而
上也

雙蓮行
雙蓮行
雙蓮行
雙蓮行

而辱士乎乃令群臣皆他去繼而上灯乃罷後
晉王趙戰有一臣常在前却敵斬勝之王怪問乃夜
絕一絕
者也

惠來多力飛廉善走飛廉生惠來多力制軍

力多制武王伐并殺惠來時
飛廉在北方作石棺而免也

趙孟疵而田駢天口晉趙孟字長舒善清談面有疵
駢時人曰諸夏不夫問疵面

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矣
長宋吳郡人補注

張憑理窟裴頠談數晉張憑字季康為鄉閭奉孝廉
負其才自謂必矣恥於疾欲詣謝安

張憑勃率為理窟官至御史中表也晉裴頠字遠人
弘雅有遠識樂廣嘗手頠法言欲以理服而頠辭詭

僕射也
九矣

仲宣獨步于建八斗魏志王粲字仲宣避西京之亂
祖晉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魏志曹植字子建善於

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
一斗奇才博敏有繼之也

廣漢鈎距弘羊心計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少
為郡吏以廉潔通近京北尹發

鈎狀如神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定情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惠來多力飛廉善走飛廉生惠來多力制軍

趙孟疵而田駢天口晉趙孟字長舒善清談面有疵
駢時人曰諸夏不夫問疵面

張憑理窟裴頠談數晉張憑字季康為鄉閭奉孝廉
負其才自謂必矣恥於疾欲詣謝安

仲宣獨步于建八斗魏志王粲字仲宣避西京之亂
祖晉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魏志曹植字子建善於

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
一斗奇才博敏有繼之也

廣漢鈎距弘羊心計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少
為郡吏以廉潔通近京北尹發

鈎狀如神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定情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惠來多力飛廉善走飛廉生惠來多力制軍

趙孟疵而田駢天口晉趙孟字長舒善清談面有疵
駢時人曰諸夏不夫問疵面

張憑理窟裴頠談數晉張憑字季康為鄉閭奉孝廉
負其才自謂必矣恥於疾欲詣謝安

仲宣獨步于建八斗魏志王粲字仲宣避西京之亂
祖晉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魏志曹植字子建善於

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
一斗奇才博敏有繼之也

廣漢鈎距弘羊心計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少
為郡吏以廉潔通近京北尹發

鈎狀如神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定情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鈎問羊問牛然後及馬

如何様か入元三五十五又説只是伍心黑抄馬河狗三百羊五百牛五百然後乾三馬坤三牛云
生上秘大之三百地
推十列推而知
三而倍九六六三倍三
三九成之又三三三三
云午五打倍三五五
心之十五二三三七七
者一取倍八則八九与
是又九六
約五百手一受五百牛由
母五百馬十三員五百

侍中与大農丞東郵咸陽
九僅言利夏如折伏亮也
衛青拜幕去病辞弟
前漢衛青字仲卿征匈奴大將軍
幕府將軍前漢霍去病從征青征匈奴以功封冠軍
侯驃騎將軍帝為治第去病辞曰匈奴未滅死不以家
為也上益重
後之也矣
排句云郵寄字况高之子心与心同善也

郵寄賣式紀信詐帝
前漢郵食其字恐高陽人義相
高之子子居祿善及高前大
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用勃不
得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其欲祿信之与出進勃
乃得入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郵寄賣友前漢紀
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安急矣臣請誅趙
可謂出乃乘王車黃屋九毒曰食其漢王降楚曰
百呼萬獻之城東觀以是故漢王得与教十騎出城
西門進去及九在視之乃信也羽燒殺信壽縣徒
到反以華牛尾為大如斗繫九馱馬軛口

救牛莫交切獸如
牛而尾長名曰
犛牛又力切又牛
黑色

天十二用諸侯六
五十二正
六之程式一四一奇一怒一道

武帝亦以港為癡每語濟曰卿家癡奴死未濟曰臣
奴殊不癡因然其美帝曰誰此濟曰山濤以下親舒
以上仕至河南內史在傳周子育兒元惠不能辨菽
麥故不任顏曰菽大豆一麥殊殊列
可立也

虞卿擔簦蘓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頭僑擔簦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白壁一双再見拜為上卿前漢蘓章字士

南風擲子高更新涉
晉惠帝賈后在南風性酷虐常
手殺教人或以戲擲子高子隨
刃墮地而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後趙王倫矯詔賜
死也南音南王更前朝涉之脛剖賢人心圖非人

微慢不恤國政語
傲慢不恤國政語
傲慢不恤國政語

傲慢不恤國政語
傲慢不恤國政語
傲慢不恤國政語

如何樣大又說只足三黑抄河約三百羊五百牛五百然后乾三馬坤三牛云

待中大農東郵咸陽九僅言利如折伏亮也

高前漢衛青字仲卿征匈奴大將軍於幕中故曰衛青拜幕去病薛弟獲帝執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將軍前漢霍去病從衛青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帝為治第去病辭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

衛青拜幕去病薛弟獲帝執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將軍前漢霍去病從衛青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帝為治第去病辭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高前漢郵食字恐高陽人義相高于子與祿善及高前大臣故誅諸呂祿為大將軍於北軍大尉周勃不將入乃使人劫高其子令壽欲祿信之與出進勃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梁陽信曰急矣臣請誅趙

漸叔不癡用兒元惠晉王湛字處仲毫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兄才宗族皆以為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疑惟父湛異焉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晉書王湛前漢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晉書王湛前漢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晉書王湛前漢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晉書王湛前漢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晉書王湛前漢盧門弟靜不文當世兄子漸輕之言語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何用此為湛曰休中

陛下不信則以看之射其其言用字一公米有七九之有七五

醉人醉後為射也
醉人醉後為射也
醉人醉後為射也

廣德從橋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為人溫雅
有蘊藉及為三公真言諫諍元
帝時祭宗廟出便門故御樓殿廣德免冠頓首曰宜
從橋行陛下不聽臣請自刎首以血汚車輪陛下不
從入廟矣帝不悅免祿大夫張極曰臣聞去聖臣直
從船危從橋危廣德言可唯帝曰曉人不為如是乎
乃從橋也後漢郭擘字君章為上東門監侯世祖嘗
獵夜還拒門不納帝乃從東中門入明日擘上谷擘
諫曰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絕日
其如社稷何帝深納之也矣
後漢本奉字世叔少聰明凡所
應奉五行世三策
前漢張世為人強記武帝嘗三選詔問莫能知
惟世識之具作其變後購求海內以相授元所遺
失上奇其才權
為尚台令也

長卿少好讀書古詩知
名不才既子是少而相如
為人更老相如

相如題在終軍棄繯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
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大車不復過此橋後近中
即得入蜀郡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爭相如為
采冕前漢終軍字子雲年十八入關與吏子軍繯
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食符軍曰大丈夫
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繯而去及為揚州使行郡國
特辭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繯生也
孫晨蒿席原憲棄樞
三輔大錄孫晨字允公家貧
月元放有葉一束莫所朝收也在于原憲后曾環端
之室蓬戶甕牖以桑為樞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
過之曰嘻先生何病憲曰元財謂
之貧字而不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端木辭金鐘誰手珠
東漢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
府子貢賤以多辭而不受金孔子聞之賜失笑夫
聖人奉定可以後所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

結文繪采也舊曰像符
一設命而像則乃有
前漢終軍傳棄繯生也
國出入者皆位之故建國則
像到合乃有信也
又說曰像車也

環堵才丈一上壁空也
孔叢詩佳環用也
方丈乃堵東而少也
一堵也

賤子臣也
賤子臣也
賤子臣也

非自云鍾離意字子南 亦年中為尚書

緩急者音走不同數者火土
捨爪故謂之爪也取物動
靜元宗隨君上之情欲
故謂之信
賊作印而死更受賊
其巨手及之賊納頭早
史之賊在法相謝也

富者寡而貧者衆多金則為之不廉則何以相競自
今之後魯國不復賤人於諸侯矣後漢鍾離意字子
伯頭宋徵為尚書時文趾守張恢坐賊千金伏法以
資物詔賜群臣意得珠玩弄地而不拜帝怪問對曰
死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冬回車於勝母之園惡其
在也此賊於之室誠不敢拜帝歎曰清平尚書之言
乃賜庫錢三十萬
拜為右僕射也矣

季札掛劍徐樺致萬

史記吳季札使隣國北過徐君
好季札劍故心已非敢言

札心知之及回作君已死札乃解劍掛徐君墓樹而
去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後漢徐樺字瑤
子躬林宋有母憂樺性弟之不過致生萬一束於房
前而去林某曰此必南吳高士樺樺子也詩曰生萬
一束其人如玉
元德以堪之也

朱雲折檻申屠新鞅

前漢朱雲字子遊成帝時長安
以帝師甚尊重朱雲上言曰願

新思知漢武帝
相與曰一版之馬有在
大相命帝愛此馬之甚
會持劍斬之故曰
或曰解向自按斬之

賜高方斬馬劍新倭臣一人
存昌侯張禹帝怒曰小人
不故御史將雲下雲擊殿
帝乃解後理樞上曰白易
帝對字臣卿茂俊人也先
頭曰今隨焉未平未宜安
乃上之也

衛玠羊車羊鶴

晉衛玠總角時乘羊車入市見
者皆為玉人觀者傾都也

春美華儀人多愛悅月之
警蒙涉雪而行江五稔窺
見曰真神仙中人也

管仲隨馬蒼新祥象

管仲隨馬蒼新祥象
同春往冬還迷失道管仲
曰先

馬之智可用乃放先馬而隨
至冲字蒼新武帝少子也
孫權獻巨象太祖敬其初
理冲曰星象船上刻其水
痕所至秤物以載之則校

和

行山中无水渴即曰蟻
山之陽自愛若山之鹿
一寸而何有水乃蟻以
水之管仲隨馬之智至
其所不知不難師於先
師事人不知其真也

其可知矣本祖
大悅即施行焉

丁蘭年十五歲其母不事乃刻
木為母供養之如生母
事其不孝以火燒木母面
多木母語曰此事燒死
而蘭乃其其妻物在道
全又有隣人借行南乃在
木母影之不悅使不惜隣
人頓恨而去伺蘭不在
所木母一臂不血滿地
還復是時蘭乃性新潔
人頭以桑母憂宜不
罪加其祿位

丁蘭刻木伯瑜泣杖
孝子傳
丁蘭其母不事乃刻木為母供養之如生母事其不孝以火燒木母面多木母語曰此事燒死而蘭乃其其妻物在道全又有隣人借行南乃在木母影之不悅使不惜隣人頓恨而去伺蘭不在所木母一臂不血滿地還復是時蘭乃性新潔人頭以桑母憂宜不罪加其祿位

庚子年朱切玉廟七歲切

附音增廣古註蒙求卷之中終
均書信人

足利文利



